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家將 第九回 李道宗被焚火龍宮 唐天子受困鎖陽城

薛仁貴要殺李道宗，可把唐王李世民給嚇壞了。他不能眼看著自己的叔叔掉腦袋呀，只得厚著臉皮，對薛仁貴說道：「元帥，你看你孤的分上，饒了他這條命吧。他現在已是風燭殘年了，還能再活幾天？再說朕已將他罷官，貶家為民，事情已經完結，何必非要他這條命呢。」薛仁貴心裡很不痛快，因此沒有言語。皇上又說：「元帥再不說話，孤這就給你跪下了。」說著話把龍袍一撐，就要下跪，可把薛元帥難壞了。哪敢讓皇上下跪呀！趕緊用手相攙：「陛下不可折殺為臣，臣不再追究此事也就是了。不過，陛下，臣能力有限，難以擔當此任，請您把帥印收回，另請高明吧。」這一下把皇上也僵到那兒了。程咬金一看頂牛了，便出來打圓場：「仁貴呀，萬歲為李道宗求情，也不是不對，他那麼大歲數了，你就把他饒了吧，元帥該當還當，咋能為一個人賭氣呢！」他一邊說一邊衝薛禮又晃腦袋又搖手，又指自己的鼻尖。薛禮心中明白，便趁勢了結，放了李道宗，他也回坐帥位。李世民這才歡喜。

李道宗沒想到二次得活，不顧身體虛弱，出得帳來拔腿就跑。剛出營門，就聽有人在後邊喊：「王爺留步。」李道宗吃了一驚，回頭一看又是程咬金。「什麼事？」老程來到近前，左右看看：「王爺，您上哪兒去？」，「回府呀。」，「我就是給你送這個信兒，可千萬不能回府，你没看見元帥和眾將的臉色嗎？他們明著將你放了，暗裡已把兵丁埋伏在你府，你要回去還能夠活嗎？」，「哎呀，我可怎麼辦呢？」，「王爺別急，我老程嘴上說得狠，心裡頭比誰都軟。這麼辦吧，咱倆一塊兒溜遛，找個保險地方你躲幾天，元帥起兵走了，你再回府不遲。」李道宗此時草木皆兵，方寸已亂，把老程當成了救星，跟著他鑽進了衙門，可老程心裡的主意，他哪裡知道。他們三拐兩拐，到來了東門裡火龍宮。這是一座大廟，老程往裡一看，門旁亭子下擺著一口大鍾。他領著李道宗進入大廟，返回身關上廟門。

李道宗左右看了看：「這是什麼地方？」，「這是火龍宮，裡邊地方大著哩。老道平時也不出來，你就在這裡呆著吧。」，「要有人來了咋辦？」，「這裡不是有個大鍾嗎？你先鑽到那裡頭，誰也看不見。」，「那不把我給悶死了。」，「不要緊，我給墊塊磚，可以透透氣。我告訴你，你要不鑽到鍾底下我可不管了。」，「行行，你幫個忙吧。」老程找根木槓，把鍾撬開，用磚一塊塊墊起來，直到人能爬進去了，他喊：「快進去，門外來人了。」李道宗此時生怕有人看見，為了保命，三拱兩爬，鑽到大鍾底下。老程把槓子一抽，又一搗這磚，大鍾扣地嚴絲合縫，這一下李道宗急了：「魯國公，你怎麼把磚弄倒了？這裡頭太黑了。」，「別急啊，我辦點事就來。」

老程在院中轉了一圈，發現有堆乾柴，就左一捆右一捆抱過來堆在大鍾周圍。等把鍾蓋嚴了，他找來火種，點著了柴草。不一會兒工夫，烈焰冲天，烤得大鍾發紅。先還聽著李道宗在喊叫，柴草著了一半就沒聲音了。老程等柴草著完，又把大鍾撬開一看，李道宗龜縮一團，早已烤乾了。老程僱了一輛車，把李道宗的屍體拉回軍營。

老程來到大帳，向薛仁貴說明了經過，並把李道宗的屍體放在帳下。薛元帥聽罷點了點頭，對著李道宗的屍體又數說一番。這時候皇上也來了，他想問問為什麼還不發兵。進入大帳一看，地上是什麼東西，仔細辨認：「哎呀，這不是我那皇叔嗎？程愛卿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，「萬歲，甯提啦。你說這成親王是老糊塗了不是，由大營出去他就回家呆著呢，可他不，他說府裡不保險，非拉著我給他找個保險地方不可。我上哪給他找呀！沒有辦法我們就在街上溜達，溜達來溜達去到了火龍宮，他看這地方大就鑽進去了。廟裡有口大鍾，成親王看那裡保險，非鑽進去不可，我沒有辦法，只好幫著他把鍾撬開，他就爬進去了。他剛鑽進去，突然從空中飛來一個火球，落在大鍾旁邊。這大鍾緊挨著一垛柴草，柴草一著火，把鍾都烤紅了，等我把火撲滅，再掀開鍾一看，就成這樣了。」李世民一聽，明白了，心說程咬金哪，你甯說瞎話了，你這套詞，慢說是我，連小孩兒都不信。你真能胡扯呀。但是又一想，也不能因為這個事處治程咬金，要處治他，薛仁貴也不能樂意，這都是一連串的連鎖反應。成親王既是死了，也沒辦法呀，皇上把眼淚擦了一擦，命人把屍體抬出去。薛仁貴心滿意足，這才傳令大軍出發。

三聲大炮響罷，三十萬鐵甲軍浩浩蕩蕩，離了京城。前軍領隊是正印先鋒官大刀周青，帶領著副先鋒姜欣本、姜欣霸、李慶先、李慶洪、周文、周武、薛顯圖，統兵三萬，逢山開道，遇水架橋；後軍是馬三保、段之賢、殷開山、劉洪基開唐四老將，負責押糧運草；左軍唐萬仁、唐萬義；右軍程鐵牛、程萬牛；薛元帥、徐軍師自統中軍，皇上隨中軍行進。一路之上攻關破寨，勢如破竹。大軍到了界牌關，糧草感到了緊張，皇上又下一道聖旨，命秦懷玉為總督糧官，軍前運糧。

單說先鋒官周青，一路之上攻關破寨，敵軍望風而逃，他心中十分高興。這一日奪過界牌關，來到鎖陽關前。周青知道，鎖陽是通往西涼的咽喉要地，要把鎖陽給佔領了，再往前走便是長驅直入。周青頗有戰鬥經驗，知道這是關鍵的一仗，因此命令三軍，快做戰鬥準備。還沒等周青安營紮寨呢，鎖陽關城裡三聲炮響，城門大開，裡邊的敵軍就殺出來了。兩軍展開了一場肉搏，戰鬥空前激烈。八位總兵都投身到戰鬥裡邊。刀光劍影，打了一個上午，雙方未分輸贏。該吃晌午飯的時候，各自收兵回營。周青吩咐把傷號抬下去，死屍掩埋，在關前五里安營下寨。

眾人飽餐戰飯已畢，到了下晌，周青全身披掛，上馬提刀，來到鎖陽關下，二次討敵罵陣。鎖陽關城門大開，一員敵將率兵來到陣前。周青抬頭一看，就見這員大將：胸前橫帶狐狸尾，腦後斜插雉雞翎，上身穿著大紅色的八團龍馬褂，下邊是跨馬服，腳踏牛皮戰靴，騎一匹大白馬，手中提著八卦金攔開山鉞，往臉上一看，面如藍靛，滿臉的騷皮疙瘩，大連腮鬍子，相貌長得十分兇惡。一問他的名字，這傢伙叫哥勒本木。周青一聽這叫什麼名字，也記不住：「好小子哪裡走。」周青性如烈火，掄刀直奔哥勒本木。敵將也不示弱，搶大斧接戰。二馬蹀翻，戰在一處。「嘩啦啦啦」，「唵！」讓周青一刀，把敵將斬落馬下。敵兵一見不好，紛紛敗走，周青把大刀一揮，代替軍令。「上！」，「殺呀！」唐兵鋪天蓋地往上闖，一鼓作氣，得過鎖陽關。敵軍順著兩邊的城門跑了。這下可把周青樂壞了，心裡說：我原想鎖陽得有一場大戰，這場戰爭起碼得打半個月，沒想到這麼順利，一戰成功。

沒兩天，中軍趕到了。元帥一聽說周青走馬取過鎖陽關，真是大功一件，跟皇上商量，開始進城。周青率七位副先鋒親自迎接，把皇上接入臨時的行宮。元帥和軍師進入帥廳。一見面，李世民大喜，拉著周青的手：「周將軍，你為大唐立了大功了。奏凱還都之後，朕必有封賞。」，「多謝陛下。」周青就把戰爭的情況，向元帥、軍師作了稟報。徐軍師捻髭不語。薛仁貴就問：「軍師，你因何不說話呀？」，「哎呀。」徐懋功算計了一下：「這鎖陽關是咽喉要道，我料敵人並不會輕易放棄，因何一戰敗兵而走？」，「難道說其中另有文章？」，「元帥呀，鎖陽關這地方不能呆，馬上傳令撤出鎖陽。」大帥也一愣，好不容易得的鎖陽關，怎麼能放棄不要呢？跟皇上一商量，李世民也反對，認為軍師多慮，那又何必呢，我們這麼多軍隊怕什麼呢，大家爭論不決。

一夜過去，還沒等天亮，就聽城外炮聲響成了一片，地動天翻，時間不大，藍旗官跑進來了：「報！報大帥、軍師得知，了不得了，我們被敵人包圍了。」李世民這才大吃一驚，馬上率領薛仁貴、徐懋功、八路總兵登城樓往外觀看。只見城外敵軍，兵似兵山，將似將海，六國三川的人馬，全都集中到這裡了，把鎖陽關團團圍困。李世民這才知道軍師所料不假：「這怎麼辦呢？」徐軍師說：「主公啊，著急的事還在後頭呢。我們的糧草被人家切斷了，要沒有糧草，我軍將不戰自亂哪。」李世民問元帥應當怎麼辦，薛仁貴當機立斷：放棄鎖陽，向外突圍。

一說突圍，周青臉上掛不住了，他想：我是前部正印先鋒官，打了勝仗，腦子一熱就請主公進城，結果給團到這兒了，我要負全責，突圍也應當是我的事，最好打開一條出路，能把主公、軍師、大帥都平安保護出去，才是上策。周青想到這兒，趕緊躬身施禮：「大帥，末將不才，願討令出去大戰六國三川的人馬，保護主公突圍，如若不勝，甘當軍令。」薛元帥正要發令，被軍師攔住了：「且慢。元帥，方才你我登上城樓，看得清清楚楚，三川六國的兵馬也有百萬，我們能出得去嗎？可想而知，人家事先早有準

備，我們出去等於白白送死。要突圍須待天黑以後。」大帥同意，告訴周青：「你帶著姜欣本、姜欣霸、李慶先、李慶洪，各領一千人馬，由東關分五路突圍，如果成功，放起信號，我們再大隊突圍。」周青點頭。

好不容易盼到了天黑。準備突圍的五千軍兵已經集齊，他們飽餐戰飯，一個個身披重甲，手持長矛，各騎戰馬，馬身上蒙上鐵甲，一切準備就緒。周青在外頭組鐵板鞍，乘跨坐騎，手中大刀一晃，吩咐軍兵：開關落鎖。

東關輕輕地開放了，軍兵們放下吊橋，一不掌燈，二沒有火把，人含枚，馬卸鈴，偷偷地離開了鎖陽。天上有蒙蒙月光，不注意也看不清楚。周青一馬當先，手掂大刀，在前開道。二更天左右，來到敵軍的連營邊上。他們正往前走，被敵軍哨兵發現了。人家在瞭望樓上，看見一片黑乎乎的滾地而來，最後看清楚了，瞭望樓上響起了牛角號聲，「嘟——嘟嘟——啞啞啞——」，「了不得了，唐軍要突圍，唐兵來了！」警報鐘一響，馬上就行動，離遠了開弓放箭。就聽三聲梆子響，箭如雨發，「叭，唻唻唻——」唐兵倒下了不少。周青一看被人家發現了，沒什麼可說的了，把大刀往空中一舉：「弟兄們，我們為大唐朝立功的時候到了，大家衝啊！」，「衝啊！」五千軍兵，喊聲震天，闖進番兵連營，揮舞刀槍，與六國聯軍展開了肉搏。周青、李慶先、李慶洪、姜欣本、姜欣霸五員大將跟老虎一樣，衝鋒陷陣，打在最前面。馬跳壕溝，大刀往前邊一舉，「喊啞啞啞」，好像到了瓜地，把敵兵砍得死屍翻滾。時間不大，周青他們身上都變成了紅色，也不知道是自己身上淌的血，還是迸的。這個衝鋒很有效，攻垮了敵人四道防線，深入重圍。但要想過去，可還早呢。正在這個時候，番兵就報告了六國的大元帥蘇寶童。

蘇寶童正在中軍寶帳裡高興呢，兩位軍師左右陪伴，推杯換盞，一邊飲酒，一邊高談闊論。頭一位軍師是飛鉢僧，第二個軍師叫鐵板道。這飛鉢僧，胯下八叉梅花鹿，掌中一對飛鉢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在三川六國是頭一排的英雄。鐵板老道，使的是大鐵板，胯的皮囊裡頭裝著三十二塊小鐵板，是他的暗器，百發百中。這兩個人足智多謀，是大帥蘇寶童的左膀右臂。此刻他們在中軍帳裡邊飲酒邊議論說：「李世民沒有吃的，早晚就得獻城投降。他要投降之後，大唐的江山就是咱們的了，唐朝一完，咱不是特功一件嗎？」正在這時候，報事的跑進來了：「報，報大帥、二位軍師，唐軍前來偷營，看意思想要突圍，打得非常激烈。」，「再探。」，「是。」

蘇寶童「騰」地站起來了：「嘿，想不錯，想出去呀，沒那麼容易，二位軍師你們給我守把大寨，本帥出兵。」，「彌陀佛。」，「無量天尊。大帥，還用著您嗎？殺雞焉用宰牛刀，我二人有一個出去就可以了。」，「不，還是本帥親自前往。」，「那我們兩人也跟著。」，「可以。帶馬。」外邊帶了馬，飛鉢僧、鐵板道，保著蘇寶童，在外邊上了馬，各拿兵刃，點兵一萬，趕奔出事的地點。蘇寶童發現出來的唐軍十分勇猛，看這意思是占了上風了。他馬上吩咐點炮列隊。「轟隆隆」炮聲一響，列開二龍出水陣。六國三川的人馬一看大帥出兵了，心裡有了主，呼拉往旁邊一閃，各自歸隊，整個把周青等五人和後邊的唐軍給閃出來了。蘇寶童把馬往前一提，來到周青的馬前，上一眼，下一眼看看周青：「對面來將，你是何人？」

周青把馬也帶住了。這一陣衝鋒，把他也累壞了，大把地擦汗。他一看對面，來的這人是個當官的，肩頭橫搭狐狸尾，腦後斜插雉雞翎，頭上帶著班卷荷葉獅子盔，披掛金鎖黃金甲，外罩素羅袍，胯下騎著一匹大花馬，掌中鋸齒飛鏢大砍刀。往臉上看，此人長的是紫赤紅臉，兩道八字立劍眉，一對大豹子眼，獅子鼻，方海口，多少有點短鬍子茬。在他的身後，排刀手、削刀手，列立兩廂，軍威十分雄壯。周青看罷多時，這才答道：「要問我，乃是前部正印都先鋒，大刀周青是也。對面來將為誰？」，「啞啞啞，連本帥你都不認識，蘇寶童。」周青一愣，這就是蘇寶童？雖然沒見過，但是聽說過，見了他眼珠子都紅了。周青把大刀一背：「呔，蘇寶童，你是無故生事，要沒有你，六國三川焉能起兵犯唐？小子你廢話少說，拿命來。」飛馬掄刀，就想過去。

姜欣本在旁邊說話了：「大哥，用不著您，殺雞焉用宰牛刀，有事小弟服其勞，把他交給我。」說著話姜欣本雙腳點燈，馬往前提，一晃掌中大刀直奔蘇寶童，欸就是一刀。蘇寶童往旁邊一撥馬：「你是誰？」，「大將姜欣本，招刀！」欸欸欸，又是幾刀。

蘇寶童一瞪眼：「你們這些碌碌之輩都活膩了，薛仁貴怎麼不來？秦懷玉、羅通怎麼不來？你們得過來幾個有名的。就像你們這些人，野雞沒名，草鞋沒號，有什麼能耐，還不夠給本帥墊刀背呢。我蘇寶童不是說句大話，我的刀下不死無名之輩，趕緊逃命去吧！」

「放屁。」姜欣本急了，欸又是一刀。蘇寶童一看不伸手不行了，晃掌中鋸齒飛鏢大砍刀，和姜欣本就戰在了一處。三個回合，喀嚓，蘇寶童一刀把姜欣本斬落馬下。

姜欣霸在後頭一看：「哥哥呀！」哭著就抖擻催馬撞了上來，三個回合，喀嚓，蘇寶童一刀把他也劈於馬下。

李慶先、李慶洪一看，眼珠都紅了，兩匹馬兩口刀，直奔蘇寶童。三匹馬戰在一處。也就幾個照面，喀嚓，李先慶被蘇寶童一刀斬於馬下。緊跟著摘弓取箭，又一箭射死李慶洪。不一會兒工夫，四員大將先後斃命。

周青在旁邊看得清清楚楚：「哎呀氣死我也，哇呀呀呀，四位賢弟，周青給你們報仇了。」周青晃大刀來戰蘇寶童，但是一伸手，就顯示不行了。別看周青覺著不含糊，在唐朝也是一員大將，又有把力氣，刀法也精，要不怎麼人送外號大刀周青呢，可是看跟誰比，要跟蘇寶童比，差得太遠了。也就是幾個回合，把他累得歪歪甲斜，帶開袍鬆，後邊的軍兵一看要出事了，喊了一聲：

「上啊！」唐軍衝上來了。飛鉢僧、鐵板道也吩咐一聲：「上，把他們擋住。」三川六國的人馬就上來了，又是一場肉搏。一直打到天光大亮，周青渾身是血，五千唐軍損傷大半。他一看是出不去了，琢磨一下，也不是我貪生怕死，元帥說得明白，能突圍則突圍，不能突圍馬上回去繳令，另想辦法。想到這裡，周青把馬一撥，用大刀代替軍令：「撤！」那意思打算回鎖陽。哪那麼容易，後路都被人家掐斷了。現在就剩下兩千多人，周圍都是敵兵，周青走不了啦，捨死忘生往外殺，殺了個三進三出，又損傷了一千來人。周青一看完了，我們這五個人算全交代了。他眼望鎖陽，心裡一陣難過，默默地說：「薛大哥，咱們弟兄到此算告一段落，大帥我見不著了，主公、軍師，我先行一步了。」周青心想我寧願死也不當俘虜，把大刀一轉個，就想橫刀自刎。正在這個時候，就聽三川六國的軍隊後邊亂套了，嘩——「了不得了，中國的南蠻來了，了不得了。」蘇寶童一愣，心說鎖陽那邊沒動靜，我這邊怎麼亂了，難道說唐營另外還有一支人馬？他吩咐一聲：「趕緊撤。」呼啦一聲，軍兵把道路閃開。

周青這才喘過一口氣來。他把汗擦了擦，定睛瞧看，心說這是誰呀？等靠近了才看清楚，來的正是東床駙馬秦懷玉。前回書說了，皇上走到半路傳下一道聖旨，讓秦懷玉為總督糧官，專門負責押運糧草。秦懷玉籌辦了無數糧台，帶領三千軍兵親自押送。沒想到剛過界牌關，他就得到噩耗，聽說主公被困鎖陽。他知道幾十萬人馬沒吃沒喝是小事，便催動三軍，晝夜兼程。哪知走到鎖陽關外圍一看，都是敵人的連營，怎麼辦呢？他讓副將押著大批糧草躲在山溝裡，命令每個軍兵身上背著二十斤米，帶著一些草料，咱們先進城，見著主公接上頭，把這東西放下，以解燃眉之急，然後再想辦法，把大批糧草運進城裡。因此，今天晚上他輕裝前進。剛走到連營外圍，就聽裡邊開了鍋了，秦懷玉就知道，肯定跟唐營打起來了。他心裡一著急，喝令軍兵「衝」，就這樣，在敵人的屁股後頭他們伸手了。秦懷玉好比下山的猛虎一樣，催動寶馬良駒，晃動虎頭鑿金槍，碰著就死，挨著就亡，一馬當先，殺開一條衢衢，帶領軍兵就闖進來了。到裡邊一看，原來是大刀周青。

周青一見東床駙馬，心跟開了兩扇門一樣：「駙馬，來得正好。」秦懷玉馬到近前，問他：「你們這是什麼意思？」，「哎呀別提了，主公被困鎖陽，心如火燎，恨不能闖重圍，放棄鎖陽關，讓我出來摸摸底，沒想碰上了麻煩，大刀蘇寶童甚是厲害，李慶先、李慶洪、姜欣本、姜欣霸先後斃命。」，「啊？」秦懷玉知道晚來了一步，「周大哥，不必擔驚，把蘇寶童交給我。」秦懷玉催馬來到蘇寶童面前，把大槍一抖：「對面可是蘇寶童嗎？」，「正是本帥。你是何人？」，「秦懷玉是也。」，「秦懷玉，我念你們老秦家是英雄，我與你也無冤無仇，不願傷你性命，你回去把羅通找來，我要給我蘇家報仇雪恨。」，「蘇寶童，你怎麼只說一面理呢？你爺爺是怎麼死的？那是他咎由自取呀！你借故興兵犯唐，屠殺生靈，可是千古罪人哪！你有何臉面找老羅家算賬！羅通沒有來，有我秦懷玉在此，你就撒馬一戰吧！」，「好你秦懷玉，本帥本不想要你的性命，你既如此說，來來來，快與俺大戰三

百合！」

秦懷玉未曾動手，就發現情況不妙，他與周青商量：「我與蘇寶童動手，你快帶人返回鎖陽，若不然咱們誰也走不了。」周青是個重義氣的人，開始還不同意，秦懷玉急了：「這是軍令，你必須執行。」周青這才點頭。

秦懷玉催馬搖槍大戰蘇寶童。二人打了二十幾個照面，秦懷玉漸漸不支，額角上汗珠子直淌。他又惦念周青，一邊打一邊偷眼觀瞧，見周青已經殺開一條血路返回鎖陽，他這才放心，撥回馬與蘇寶童再戰。蘇寶童這把大刀上下翻飛，如似雪片，秦懷玉手忙腳亂，一不留神，大槍碰到了刀桿上，鏘啷一聲響，虎頭鏢槍被磕飛了，把秦懷玉嚇得魂不附體，急忙伸手抓鑿鋼，手剛觸到熟銅鋼把上，蘇寶童又一刀砍來，秦懷玉躲閃不及，血濺鞘背，死屍栽落馬下。西涼軍兵一陣歡呼。蘇寶童大獲全勝，點隊收兵。

周青在半道上聽到軍兵吶喊，說秦懷玉被殺，不禁抱鞍痛哭。回到鎖陽把經過一講，眾人無不落淚。天子聽說駙馬陣亡，也痛哭失聲。薛元帥怒火難按，當時就要出戰，軍師過來攔住了：「元帥，勝敗乃兵家之常，打仗有不死人的嗎？這個事也不奇怪。現在正是半夜，眼睛也不方便，焉能衝出大陣，你忍到明天再戰不遲。」這才把薛仁貴勸住了。

君臣在鎖陽關裡邊設擺靈堂，給死去的官兵超度。大伙兒皆哭。這是兩年多以來，頭一次重大損失。

書說簡短。到了次日無光漸亮，還沒等薛仁貴出兵呢，鎖陽關外大炮響成了一片：轟隆隆！轟隆隆！藍旗官撒腳如飛，跑進帥廳，刀尖點地：「報！報大帥得知：六國三川的都元帥蘇寶童，討敵罵陣，口口聲聲叫薛大帥出兵。」，「再探。」，「喳！」

薛仁貴一聽就火了，這蘇寶童太狂做了，連勝了幾陣，就不依不饒，要不給他點厲害這還了得。薛仁貴站起身來，把令旗弓箭交給軍師執掌，辭別了唐王李世民，在外邊扳鞍紐鐙，飛身上馬，點兵一萬，開兵亮隊。李世民和軍師率領百官登上樂城樓，觀敵瞭陣。按下他們不表。

單說大師薛仁貴，一馬蹉翻來到兩軍陣前，帶定坐騎，向對面觀瞧，就見三川六國的軍隊十分整齊，猶如刀裁斧削一般，擺了一座方陣，騎兵在前，步兵在後，刀斧手、弓箭手，壓住陣角，進可以攻，退可以守。正中間繡旗飄擺，繡旗之下閃出一員大將。薛禮定睛一看，就見這員將騎在馬上頂盔披甲，身高九尺掛零，肩寬背厚，膀闊腰圓，頭上戴著獅子盔，體掛黃金甲，外罩紅戰袍，背後背著八桿護背旗，肩頭橫擔狐狸尾，腦後斜插雉雞翎。望臉上看，赤紅面，就好像重棗的顏色；兩道劍眉，一對虎目，獅子鼻子方海口，稍微有點短鬍子茬，胯下馬，掌中鋸齒飛鏢大砍刀。在他的身後，背著個長方形的盒子，不知裡邊裝的是什麼。他左帶彎弓，右帶雕翎箭，全身武裝，馬前馬後百步威風。此人看年紀不到三十歲，不用問，這就是蘇寶童。

蘇寶童的背後，有一僧一道，就見這和尚新剃的腦瓜皮，瓦明鏗亮，這張大臉青黝黝的，窄腦門，嘟嘟肥，眼泡突起，大耳垂肩，滿臉都是疙瘩肉，身上穿著灰布僧衣，圓領大袖子，外面披著棋子布的毗盧褂，斜挎兜囊，胯下騎著八叉梅花鹿。甬說別的，就這鹿的個頭，比一般的戰馬還高一頭，鹿頭上的犄角，比刀子還快，被陽光一晃，灼灼放光。就見這個凶僧，手中端著一對飛鉢。他抓著那蓋，上面有三尺多長的紅線綢子條，這種兵刀煞是厲害。再往下看，有個老道，這老道頭上戴月白緞九梁道巾，身穿月白緞八卦仙衣，腰繫絲絲，也斜背著兒子，背後背著七星喪門劍，手中拿著鑲鐵懷抱拐。這張臉，灰白灰白的，瞇瞇眼，一對小綠豆眼珠，鷹鉤鼻子菱角嘴，幾根黃焦焦的鬚鬚，長得陰森森的，叫人覺著可怕。這老道就是蘇寶童的副軍師鐵板道。薛仁貴看罷多時，用大戟一指：「呀呸，對面你可是蘇寶童？」

蘇寶童把戰馬帶住，雙手平端大刀往前觀瞧。就見鎖陽關前有一萬人馬，擺開二龍出水陣。在繡旗之前，站著一員大將。這員大將，頭上頂著亮銀帥盔，十三縷真纓在頂梁飄擺。他體掛金鎖連環甲，外罩素羅袍，胯下一匹白龍馬，掌中平端畫桿描金戟。往臉上看，面如銀盆，三絡短墨鬚，一看就認出來了，是薛仁貴。蘇寶童看罷多時，抱腕稟手：「對面，你可是薛仁貴薛大伯父？」蘇寶童這小子還懂得禮貌。他雖然說跟薛仁貴沒有什麼交情，但是早有耳聞。為什麼叫伯父呢？言下之意有收買和拉攏薛仁貴的意思。

薛仁貴一看他挺客氣，趕緊以禮相還：「不錯，正是薛禮。蘇元帥，因何發兵犯我疆界？」，「呵呵呵，薛大伯父，您是明白人，瞞別人，瞞不了您。我們老蘇家是唐朝的功臣，大概您清楚，我祖父蘇定方為唐朝立下血汗戰功。伯父，不怕您不愛聽，他立的那功，比您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呀。沒想到李世民這個無道昏君，聽信老羅家的話，說什麼給老羅家報仇，將我祖父開刀問斬。我爹沒辦法帶著我們逃出了長安，這才流落到西涼。老伯父，您說叫人傷心不傷心哪！人為一口氣，佛為一柱香，現在我長大成人了，借助六國的兵力，要給我祖父報仇。如果李世民交降書，獻順表，承認了罪，把老羅家的人給了我，我給我祖父報了仇，二話不說，馬上就收兵；如果李世民不答應我這個條件，這個仗打到底沒個完，我是下了決心啦，非要血洗長安城，殺他個雞犬不剩。話又說回來了，伯父，雖然咱們爺倆不在一起，您的情況我是瞭如指掌，聽說您也受害了，您立了那麼大的功勞，怎麼樣？李世民說殺您就殺您，您三赴法場，兩人天牢，受盡折磨。要不是徐懋功想辦法把您解救了，您能活到今天嗎？伯父，看來李世民是個無道的昏王，保他有什麼用？如果伯父聽我的話，跟著我趕奔六國，去見國王，我敢說我們哈密國的國王比李世民強得多得多，您是高官得做，駿馬得騎，最小最小，您能當個一字並肩王，多好啊！您要能倒反大唐，咱吧唐朝的疆土得過來，我們狼主說了，列士分茅，大小都有份，您說比保李世民能強多少！別打了，別替他賣命了，我說這話望伯父三思。」

薛仁貴聞聽，一陣冷笑：「蘇大帥，我謝謝你的好意。但是別忘了，人各有志。我生在中原，長在唐朝，我能不能胳膊肘往外拐，掉炮往裡打？這種事情我薛仁貴辦不到，希望你免開尊口。我倒要勸勸你，蘇寶童，你也是中原人，為了你祖父的事，你勾結三川六國的人馬，起兵進犯大唐，你那麼做對嗎？對得起自己的祖先嗎？我也聽說過，你祖父是被殺的，為什麼被殺了，因為你祖父犯下了叛國投敵之罪呀，那時候他就給六國寫過一封書信，要求六國進兵，他在裡邊倒反唐營，你想想該殺不該殺？鹽從哪兒咸，醋從哪兒酸，禍打根頭起，別把不是老往外頭推。蘇大帥，你是個明白人，你要聽我的良言相勸，馬上撤兵；你要能回到大唐來，我在萬歲面前保你的官職，你們老蘇家不愧是開國的元勳，這才叫正路一條。要不聽我薛某的良言相勸，這個仗真要打下去，嘿嘿，蘇寶童呀，你能不能一手遮天，能不能平了大唐？如果做不到，你們老蘇家祖墳都得被刨了。你就成了個罪人啦，望你三思。」

蘇寶童把眼睛一瞪：「薛仁貴，要這麼說，良言難勸該死的鬼，你把我蘇某的話當成了耳邊風，好嘞，你保大唐，我保哈密國，咱們就是兩國的仇敵，講不了說不清，今天是一場凶殺惡戰。我知道薛仁貴不含糊，你的馬快戟沉，來吧，今天我倒要領教領教。」蘇寶童說到這，馬往前催，一晃掌中鋸齒飛鏢大砍刀，欸！照薛仁貴就是一刀。薛仁貴使了個舉火燒天，往外招架，啞啞啞！兩件兵刃碰到一塊兒，把蘇寶童的刀顛起有五尺多高，震得他虎口發酸，兩臂發麻，在馬上一栽歪，「呀，呀——」心裡說，薛仁貴好大的勁呀！怪不得當初偷樑換柱，得著這條大戟呀，別看四十多歲，威風不減當年，我蘇寶童倒要多加注意。想到這裡又是一刀，薛仁貴接架相還，二人就戰在一處。

兩旁的人都在觀戰，飛鉢僧、鐵板道，兩個人並馬往前頭看著，一瞧這薛仁貴，不愧是個英雄，這條大戟舞動如飛，什麼叫烏龍擺尾，那叫怪莽翻身，什麼叫金雞亂點頭，把大戟舞得是風雨不透，「啪啪啪」，「嗖嗖嗖」，使人眼花鏡亂。也就是蘇寶童，要換個別人，早完了。再看蘇寶童，這口大刀也不善，舞動起來不但掛風，而且跟刀山相似。跟薛仁貴打了七十個回合，沒見輸贏。這時候，蘇寶童鼻窪鬚角見汗了，薛仁貴前後心也濕透了。蘇寶童一邊打著，一邊想：「這怎麼辦呢，我把大話說出去了，今天跟薛仁貴這一戰是關鍵的一戰，要把他贏了，就好辦了。要贏不了他，就是麻煩哪，我蘇寶童豈不威風掃地。」，「哇呀呀呀！」他越著急越冒汗，越冒汗招數越遲鈍，又過十幾個回合，他漸漸不是薛仁貴的對手了。薛仁貴一看，蘇寶童的刀招兒有點散亂了，他又加緊了進攻。蘇寶童實在頂不住了，怎麼辦呢？眼珠一轉，計上心來。薛仁貴呀，我真能耐打不過你，我要敗中取勝贏你。想到這裡滴溜一撥馬，「嗒嗒嗒嗒」，敗陣而走。薛仁貴不假思索，催馬就追。

在城上觀陣的徐軍師一見，吃了一驚，心裡說元帥，見好就收哇，你怎麼追上了？你忘了兵法上有這麼一句話：「敗軍之將不

可窮追，追來追去必定吃虧呀。」馬上吩咐軍兵：「快快鳴金收兵。」城上十幾面大鑼就響開了，「哐啷啷，哐啷啷」，鑼聲傳出去很遠，薛仁貴也聽見了，但是晚了，薛仁貴還沒來得及撥回馬頭，大刀蘇寶童一伸手，把背後長方形的盒子摘下來了，迅速打開盒子蓋，他要暗箭傷人。